

永樂大典

一六

卷〇三三七	瀘字
卷〇三三八	瀘字
卷〇三三九	奴字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三十六 六模

奴

東漢書列傳南匈奴傳不言南北今稱南匈奴其為北主義也以南單于向化尤深故舉其順者以冠之東觀記稱匈奴南單于利
薄危單因去其單于二字南匈奴醯落戶逐鞮單于比者醯音大孝反呼
韓邪單于之孫前書曰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呼韓邪
耶冒頓單于八代孫盧闕權渠單于之名稽侯彌彌音山諫反東觀書曰
單于北匈奴頭曼十八代孫臣鞮渠史郎冒頓單于父自頭曼單于至
此父子相承十代以單于相傳乃十八代也烏珠留若鞮單于之子也匈奴
謂孝為若鞮自呼韓邪單于降後與漢親密見漢帝詔常為孝矣之至
其子復昧栗單于以下皆稱若鞮南匈奴比以下直稱鞮也自呼韓邪後
諸子以次立至此李父孝單于與特以比為右真鞬日逐王部領南邊及
烏桓莫音於六反鞬音九言反下並同建武初彭寵反畔於漁陽單于與
共連兵因援權立盧芳使人屠胡數千畔在

參蠻芳侯之詳姓劉氏自稱西平王會匈奴句林王時其末降參蠻胡芳因隨入匈奴留數年單于以中國未定欲輔立之遣母樓且王求入五原與假號將軍李興等結謀興北至單于庭迎芳芳外倚匈奴內因興等故能廣略邊郡光武初方平諸夏未遑外事迄徵也至六年始令歸德侯劉楓使匈奴匈奴亦遣使來獻漢復令中郎將韓統報命賂遺金幣以通舊好舊好謂宣帝和帝之代與匈奴和親而單于驕踞自此冒頓冒頓匈奴單于頭曼之子也即夏后氏之苗裔也其先曰淳離自淳離至頭曼千有餘歲冒頓當始皇之時為鴻臚叔頭曼代立控弦三十餘萬強或與諸夏為敵國。堵縫無禮窘危高祖戲侮呂后事見前書對使者辭語悖慢前書更始二年冬遣中郎將韓楓復領大司馬護軍陳遵使匈奴授單于漢制夏綏單于與驕謂遵楓曰匈奴本與漢爲兄弟匈奴中郎孝宣帝稱丘呼韓都單于故稱丘以尊漢今漢亦大亂為王莽篡位匈奴亦出擊莽空其邊境今天下騷動思漢莽卒以敗而漢復興亦我力也當復尊我遵與相繼定距單于終持此論諭謂悖慢即此類也帝待之如初初使命常通而匈奴數與盧芳共侵北邊九年遣大司馬吳漢等擊之經歲無功而匈奴轉盛。紗暴日增十三年遂寇河東州郡不能禁於是漸徙幽并邊人於常山

關居庸關已東前書代郡有常山關上谷郡居庸縣有關匈奴左部邊獲
轉居塞內朝廷患之增緣邊兵郡數千人大築亭候修烽火匈奴聞漢購
求盧芳貪得財帛乃遣芳還降望得其賞而芳以自歸為功不稱匈奴所
遣單于復耻言其計故賞遂不行由是大恨入寇尤深二十年遂至上黨
扶風天水二十一年冬復寇上谷中山殺略鈔掠甚衆北遣無復寧歲言
緣邊之郡無安寧之歲初單于弟右谷蠡王伊屠知牙師谷音瓦秦音堅始
以次當左賢王左賢王即是單于儲副單于欲傳其子遂殺知牙師知牙
師者王昭君之子也昭君字嬌南郡人也前書曰南郡秭歸人初元帝時
以良家子選入掖庭特呼韓邪來朝帝勅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數
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亦行呼韓邪臨時大會帝召五女以示
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景裴回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
難於失信遂與匈奴生二子及呼韓邪死其前胡次子代立欲妻之昭君
上書求歸成帝勅令從胡俗遂便為後單于胡氏焉此是知牙師被誅出
怨言曰以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當立以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我當立
遂內懷猜懼庭會婦歸單于疑之乃遣兩骨都侯監領比所部兵二十二
萬單于與虎子左賢王烏達鞬侯立為單于復死弟左賢王蒲奴立為單

于比不得立。既憤懣恨而匈奴中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草木盡枯，人畜飢瘦死耗太半。三分損二為太半，單于畏漢，乘其敝，乃遣使詣漁陽求和親。於是遼中郎將李陵報命而比密遣漢人郭衛奉匈奴地圖。二十三年，詣河西太守求內附，兩骨都侯頗覺其意。會五月龍祠前書曰：匈奴法歲正月諸侯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八月大會諸侯謀校人畜計。尋音單于者，因白單于言：「莫鞬日逐風來，欲為不善，若不誅且亂國。」時比弟漸將王在單于帳下聞之，馳以報比。比懼，遂歛所主南邊八部衆四五萬人，待兩骨都侯還，欲殺之。骨都侯且到，知其謀，皆輕騎亡去。以告單于。單于遣萬騎擊之，見比衆盛，不敢進，而還。二十四年春，八部大人共議立比為呼韓邪單于。以其大父嘗依漢得安，故欲襲其號。於是款五原塞，願永為蕃蔽，扞禦北虜。帝用五官中郎將耿國議，乃許之。其冬，比自立為呼韓邪單于。東觀記曰：十二月癸丑，匈奴始分為南北單于。二十五年春，遣弟左賢王莫將兵萬餘人擊比。單于弟莫鞬左賢王生獲之，又破比軍于張下，并得其衆，合萬餘人馬。七千匹牛羊萬頭。比軍于震怖，却地十里。初，帝造戰車可駕數牛，工作樓櫓置於塞上，以拒匈奴。即據也。釋名曰：樓無屋為櫓也。時人見者或相謂曰：「誠言漢九世當却北。」

狄地千里。豈謂此邪。及是果拓地焉。北部莫鞬骨都侯與右骨都侯率衆三萬餘人來歸南單于。南單于復遣使詣闕奉藩稱臣。獻圖珍寶求使者監護。遣侍子修舊約。二十六年遣中郎將段郴上略及副校尉王郁使南單于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單于乃廷迎使者。使者曰：「單于當伏拜受詔。」單于顏望有頃。乃伏稱臣拜訖。令譯曉使者曰：「單于新立。誠懃於左夜。願使者衆中無相屈折也。」骨都侯等見皆泣下。郴等反命。詔乃聽。南單于入居雲中。遣使上書獻駱駝二頭。文馬十匹。杜預注左傳曰：文馬盡馬為文也。夏南單于所獲北虜莫鞬左賢王將其衆及南部五骨都侯合三萬餘人畔歸去北庭三百餘里。共立莫鞬左賢王為單于。月餘日更相攻擊。五骨都侯皆死。左賢王遂自殺。諸骨都侯子各擁兵自守。秋南單于遣子入侍奉奏詣闕。詔賜單于冠帶衣裳。黃金璽鑑綉綺鑑音戾。草名以夫革染綺。因以爲名。別漢諸侯王制。高綠色。細吉娃瓦。又說文曰。紫青色也。安車羽蓋。華輦駕輶。寶劍弓箭。黑馬三。附馬二。黃金錦繡。緝布。萬匹。絮萬斤。樂器鼓東琴。戰甲兵飲食什器。布木之載。牛車。又轉河東米糒二萬五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以膳給之。令中郎將置安集掾吏將弛刑五十人持兵弩隨單于所處參辦。詔勅動靜。單于歲盡輒遣奉奏送侍子入朝。

中郎將從事一人。將領諸關漢達謁者送前侍子達單于庭交會道路元正朝賀。拜祠陵廟畢漢乃遣單于使令謁者將送賜綠縞半匹錦四端金十斤。太官御食醬及燈燭龍眼荔枝賜單于母及諸關氏。單于子及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骨都侯。有功善者繡絲合萬匹。歲以為常。匈奴俗歲有三龍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南單于既內附。無祠漢帝。因會諸部議國事。走馬及駱駝為樂。其大臣貴者左賢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賢王。次右谷蠡王。謂之四角。次左右日逐王。次左右溫禺鞬王。次左右斬將王。是為六角。皆單于子弟次第當為單于者也。異姓大臣左右骨都侯。次左右戶逐骨都侯。其餘日逐且渠當戶諸官號。且音子余及各以權力優劣。部衆多少為高下次第焉。單于姓虛連題。前書曰。單于姓犁鞬氏。其閭稱之曰。哩犁孤屠。匈奴謂大為擇。挈謂子為孤屠與此不同也。異姓有呼衍氏。須卜氏。丘林氏。蘭氏。前書冒頓單于時。大姓有呼衍氏。蘭氏。須卜氏。三姓貴種也。四姓為國中名族。常與單于婚姻。呼衍氏為左蘭氏。須卜氏為右主斷獄聽訟。當決輕重。口白單于無文書簿領焉。冬前畔五骨都侯子。獲將其衆三千人歸南部。北單于使騎追擊。悉獲其衆。南單于遣兵拒之。遂戰不利。於是獲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因使中郎將段郴及副校尉

王都留西河擁護之。為設官府從事掾史。今西河長史歲將騎二千施刑五百人。助中郎將衛護單于。冬也夏罷。自後以為常。及悉復緣邊八郡。南單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為行成使。韓氏骨都侯也。北地右賢王。北朔方當于骨都侯也。五原呼衍骨都侯也。雲中郎氏骨都侯也。定襄左南將軍也。鴈門東籍骨都侯也。代郡皆領部衆為郡縣。債羅耳目。復者正政反。羅音力莫反。指今古探候偵羅也。北單于惶恐。頗還所略漢人。以示善意。鈔兵每到南部下。還過亭候輒謝曰。自擊亡虜莫競日逐耳。非敢犯漢人也。二十七年北單于遂遣使詣武威求和親。天子召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懼於見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志。北虜降者且不復來矣。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二十八年北匈奴復遣使詣闕。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并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與俱獻見。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司徒掾班鹿奏曰。臣聞孝宣皇帝勅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為輕歎。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強。以相欺誕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為懼愈多。然

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竚明加曉告以前世呼韓邪呼音皆單于稱臣受貢即呼單于皆德被誅以此二者行事既合之也即呼韓兒名呼單于斯自立為單于擊走呼都那單于者也報答之辭令必有適適猶所也言報答之辭必令得所也今立橐草并上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修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爲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支自相離隙並蒙孝宣皇帝垂恩敕護故各遣侍子彌藩保塞其後即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即支元帝時呼韓支生殺使者谷吉都襲甘延壽與副陳湯發西域兵謀斬之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攜衆向南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掃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修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東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爲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疎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善惡之効呼韓邪支是也今單于欲修和親款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今齊雜縉五百匹一鞬韁丸一矢四

發遣遺單于。韓者居言反。方古云。陳弓為鞬。箭為鞬。鞬者鞬也。於
四天日後。見漢禮也。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繡各四百匹。斬馬
 鞍各一。尚方少府屬官作供御器物。故有斬馬鞍。言鞍利可以斬。單于
 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罕瑟空侯皆敗。願復載賜。高史謂武陽之念單
 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為務。罕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未以齋
 言不廢持往遺也。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遣驛以聞。帝悉納從之。
 二十九年賜南單于羊數萬頭。三十一年北匈奴復遣使如前。乃璽書報
 答。賜以綵縷。不遣使者單于比立。九年薨。中郎將段彬將兵赴弔。祭以酒
 米分兵衛護之。比弟左賢王莫立。帝遣使者齎璽書鎮慰。拜授璽綬。遺冠
 擃絳單衣三襲。童子佩刀。綰帶各一。童子刀謂小刀也。說文曰。裸也。成帝
之音古本又。又賜繡絲四千匹。令賞賜諸王。骨都侯已下。其後單于薨。帝
 賦慰賜。以此為常。帝祭其薨者。慰其新立者。丘浮尤鞬單于莫。中元元年
 立。一年薨。弟汗立。伊弋於慮鞬單于汗。中元二年立。永平二年北匈奴護
 千丘率衆千餘人來降。南部單于汗立。二年薨。單于比之子適立。醜。僮尸
 遷侯鞬單于。適永平二年立。五年冬。北匈奴六七千騎入于五原塞。遂掠
 雲中至原陽。南單于擊却之。原陽縣名屬雲中郡。西河長史馬襄赴救虜

乃引去單于適立四年薨單于莫子蘇立是為立除車林鞮單于數月復薨單于適之弟長立湖邪尸逐侯鞮單于長永平六年立時北匈奴猶盛
數寇邊朝庭以為憂會北單于欲合市遠使求和親顯宗冀其交通不復為寇乃許之八年遣越騎司馬鄭衆北使報命而南部湏卜骨都侯等知漢與北虜交使懷嫌恐欲畔密因北使令遣兵迎之鄭衆出塞疑有異伺候果得湏卜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由是始置度邊營以中郎將吳棠行度遼將軍事副校尉來苗左校尉閻章右校尉張國將黎陽虎牙營士屯五原曼柏漢官僚曰光武以幽冀并兵克定天下於黎陽立營以渴者監頭安騎千人又遣騎都尉秦彭將兵屯美稷其年秋北虜果遣二千騎候望朔方作馬草船欲度迎南部畔者以漢有備乃引去復數寇鈔邊郡燒城邑殺略甚衆河西城門晝閉帝患之十六年乃大發緣邊兵遣諸將四道出塞北征匈奴南單于遣左賢王信隨太僕祭肅及吳棠出朔方高闕攻阜林溫禺犢王於涿邪山虜聞漢兵來悉度漢去形裳坐不至涿邪山免以騎都尉來苗行度遼將軍其年北匈奴入雲中遂至漁陽太守廉范擊郤之詔遣使者高弘發三郡兵追之無所得建初元年來苗遷濟陰太守以征西大將軍耿秉行度遼將軍時阜林溫禺

續王復將衆還居涿郡。南單于聞知，遣輕騎與緣邊郡及烏桓兵出塞擊之，斬首數百級。降者三四千人。其年，南部苦蝗大飢。肅宗稟給其貧人三萬餘口。七年，耿東遷執金吾以張掖太守鄧鴻行度遼將軍。八年，北匈奴三木樓營大人稽留斯等率三萬八千人，馬二萬匹，牛羊十餘萬頭。款五原塞降。元和元年，武威太守孟雲上言：「北單于復願與吏人合市。詔書聽雲遣驛使迎呼慰納之。」北單于乃遣夫且渠伊莫訾王等上言：「子余反，下並用驅牛馬萬餘頭來與漢賣客交易。」諸王大人或前至所在郡縣為設官邸賞賜，持遇之。南單于聞，乃遣輕騎出上郡，遮略生口，鈔掠牛馬。驅還入塞。二年正月，北匈奴大人車利涿兵等亡來入塞。凡七十三輩，皆北虜矣。衆離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城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去。單于長立。二十三年，薨。單于汗之子宣立，伊屠於闐鞮單于。宣元和二年立。其歲，單于遣兵千餘人，獵至涿郡山，率與北虜溫禺續王遇。辛酉，是夏，反，因戰獲其首級而還。冬，孟雲上言：「北虜以前既和親而南部復叛，抄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塞，謂宜還南所掠生口以慰安其意。」肅宗從太僕袁安議，許之。乃下詔曰：「昔檢撫獵弼之敵中國，其所由來尚矣。」周易曰：「後絕先日，東鳴春日，匈奴往者雖有和親之名，終無絲髮。

之効。燒壘之令屢要塗炭燒_燒謂險要之地。荼苦也。燒者交反。煩音苦。自父戰於前。子死於後。弱女乘於停障。孤兒號於道路。老母寡妻。設虛祭飲泣淚。想望歸魂於沙漠之表。豈不哀哉。戰於前已下。前書賈捐之之辭。詔書復用之也。傳曰。江海所以能長百川者。以其下之也。老子曰。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也。少加屈下。尚何足病哉。今與匈奴君臣分定。鮮順約明。貢獻累至。豈宜違信。自愛其曲。其効度遠及。領中郎將龐恭。倍在南部。所得生口以還北虜。在賞報也。其南部斬首獲生計功受賞如常科。於是南單于復令莫鞬日逐王師子將輕騎數千出塞掩擊北虜。復斬獲千人。比虜衆以南部為漢所厚。又聞取降者歲數千人。章和元年鮮卑入左地。擊北匈奴。大破之。斬優留單于。取其匈奴皮而還北庭。大亂。厭蘭、儲卑、胡都須等五十八部口二十萬勝兵八千人。諸雲中五原朔方北地降。單于宣立三年薨。單于長之弟也。屠何立。休蘭戶逐侯鞮單于。屯屠何。章和二年立。時北虜大亂。加以飢蝗。降者前後而至。南單于將并北庭。會蕭宗崩。竇太后臨朝。其年七月。單于上言。臣累世蒙恩。不可勝數。孝章皇帝聖恩遠應。遂欲見成就。故令烏桓鮮卑討北虜。斬單于首級。破壞其國。今所新降虛渠等諸臣。自言去歲三月中發虜庭北。單于創刈。南

兵又畏可令鮮卑今者本遼逃遠去依安侯河西。今年正月骨都侯等復立單于異母兄右賢王為單于。其人以兄弟爭立並各離散。臣與諸王骨都侯及新降渠帥雜議方略皆曰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并為一國。今漢家長無北念。又今月八日新降右須日逐鮮卑輕從虜庭遠來詣臣言北虜諸部多欲內顧但恥自發遣故未有至者。若出兵奔擊必有響應。今年不往恐復并壹臣伏念先父歸漢以來被蒙覆載嚴塞明候大兵擁護積四十年臣等生畏漢地關口仰食歲時賞賜動輒億萬雖垂拱安枕慙無報効之義願發國中及諸部故胡新降精兵遣左谷蠡王師于左呼衍日逐王須皆將萬騎出朔方左賢王安國石大且渠王交勒蘇將萬騎出居延期十二月同會虜地。臣將餘兵萬人屯五原朔方塞以為拒守臣素愚淺又兵衆單少不足以防內外願遣執金吾耿秉度邊將軍鄧鴻及西河雲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并力而北令北地安定太守各屯要塞。冀因聖帝威神一舉平定臣國威敗要在今年已勅諸部嚴兵馬訖九月龍祠悉集河上唯陛下裁哀省察太后以示耿秉上言昔武帝禪極天下欲臣虜匈奴未遇天時事遂無成宣帝之世會呼韓來降故遣人襲安中外為一。生人休息六十餘年及王莽篡位變更其號漢賊單于甲

光武受命復懷納之緣邊壞郡得以還復烏桓鮮卑威脅歸義威鎮西夷
其効如此今幸遭天授北虜分爭以夷伐夷國家之利宜可聽許東因自
陳恩分當出命效用太后從之永元元年以東為征西將軍與車騎將軍
竇憲率騎八千與度遼兵及南單于東三萬騎出朔方擊北虜大破之北
單于奔走首虜二十餘萬人事已具竇憲傳二年春鄧鴻遷大鴻臚以定
襄太守皇甫陵行度遼將軍南單于復上求威北庭於是遣左谷蠡王師
子等將左右部八千騎出鶻鹿塞塞在朔方郡故渾縣北音愈中郎將
耿譚遣從事將護之至涿郡山乃留輜重分為二部各引輕兵兩道襲之
左部北過西海至河雲北河雲北匈奴中地名也右部從匈奴河水西繞天
山南度甘微河二軍俱會夜圍北單于大驚率精兵千餘人合戰單于被
創墮馬復上將輕騎數十道走僅而免脫得其王璽獲闕仗及男女五人
斬首八千級生虜數千口而還是時南部連魁獲納降黨衆最盛領戶三
萬四千口二十三萬七千三百勝兵五萬一百七十故從事中郎將置從
事二人耿譚以新降者多上增從事十二人三年北單于復為右校尉耿
夔所破逃亡不知所在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為單于將右溫萬鞬

王骨都侯已下衆數千人。止蒲類海。遣使款塞。大將軍竇憲上書立於陰
難為北單于。朝廷從之。四年遣耿夔即授璽綬。賜玉劔四具。羽蓋一騎。使
中郎將任尚持節衛護屯伊吾。如南單于故事。方欲輔歸北庭。會竇憲被
誅。五年於除鞬自畔還北。帝遣將兵長史王輔以千餘騎與任尚共追誘
將還。斬之。破滅其衆。單于屯屠何立。六年薨。單于宣弟安國立。單于安國
永元五年立。安國初為左賢王而無稱譽。左谷蠡王師子素勇黠多知。前
單于宣及屯屠何皆愛其氣決。故數遣將兵出塞掩擊北庭。還受賞賜。天
子亦加殊異。是以國中盡敬師子而不附安國。由是疾師子。欲殺之。其諸
新降胡初在塞外。數為師子所驅掠。皆多怨之。安國因是委計降者與同
謀議。安國既立為單于。師子以次轉為左賢王。覺單于與新降者有謀。乃
別居五原界。單于每龍會議事。師子輒稱病不往。皇甫棱知之。亦擁護不
遣。單于懷憤益甚。六年春。皇甫棱免以執金吾朱徵行度遠將軍。時單于
與中郎將杜崇不相平。迺上書告崇。崇諫西河太守令斷單于章。無由自
聞。而崇因與朱徵上言。南單于安國疎遠。故胡親近新降。欲殺左賢王師
子。及左臺且渠劉利等。又右部降者謀共迫脅安國起兵。背畔請西河上
郡安定為之徵備。和帝下公卿議。皆以為蠻夷反覆難測。知然大兵聚

會必不敢動搖。今宜遣有方略使者之單于庭與杜崇、朱微及西河太守
并力觀其動靜。如無它變可令崇等就安國會其左右大臣責其部衆橫
暴為邊害者共平罪誅若不從命令為權時方略事畢之後裁行客賜。言
以主客之禮奉量賜物不多與也亦足以威示百蠻
帝從之於是微崇遂
發兵造其庭安國夜聞漢軍至大驚棄帳而去因舉兵及將新降者欲誅
師子。師子先知乃悉將廬落入曼栢城安國追到城下門閉不得入朱微
遣吏曉譬和之安國不聽城既不下乃引兵也五原崇微因發諸郡騎追
赴之急衆皆大恐安國舅骨都侯喜為等慮并被誅乃格殺安國安國立
一年單于適之子師子立亭獨戶逐侯鞮單于師子永元六年立降胡五
六百人夜襲師子安集掾王恬將衛護士與戰破之於是新降胡遂相驚
動十五部二十餘萬人皆反畔脅立前單于屯屠何子真鞬日逐王蓬侯
為單于遂殺各吏人燔燒郵亭廬帳將車重向朔方欲度漢北於是遣行
車騎將軍鄧鴻越騎校尉馮桂行度遼將軍朱微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
士及郡國積射緣邊兵漢書述射士言尋迹而射之積亦或逐同古字通
也烏桓校尉任尚將烏桓鮮卑合四萬人討之時南單于及中郎將杜崇
也牧師城連侯將萬餘騎攻圍之未下冬鄧鴻等至美稷蓬侯乃乘冰度